第一章　比　利

经过了一天的跋涉之后，12 岁的弗吉尼亚·里德急于要见到她的小马。征得母亲的同意后，她急急忙忙地离开了牛车围成的圆圈，来到了牛车外围的帐篷。她把手搭在额头上，遮挡午后的太阳。她看到大伙的马和其他牲畜在辽阔的草原上吃草。这些牲畜在悠闲地啃着草，旁边是骑着马的牧人在警惕地看护着，以防牲畜走失，还有偷袭的印第安人。马儿埋头啃吃草原上深深的牧草，慢慢向前移动。

所有的马都在吃草，除了比利。它两腿叉开站着，垂着脑袋，好像是在下午温暖的阳光下打瞌睡。

弗吉尼亚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，比利太瘦了。即使从远处看去，它都显得又老又病，疲惫不堪。热泪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刺得她的眼睛生痛,比利又瘦又小的骨架在她的泪眼中模糊起来。“快吃呀,比利,”她轻声说,“我知道你很累。但是,如果你不吃,你怎么有力气走到加利福尼亚呢?”但是,除了偶尔甩甩尾巴外,比利一动也不动。

眼泪顺着弗吉尼亚的脸颊流下来。见有一个骑马的人离开畜群向她走过来,她赶紧用衣袖擦擦脸,眨巴眨巴眼睛,把眼泪弄干。

骑在马上的人叫贝利斯,是他们家雇来的。

“留神比利,”今天早晨拆帐篷的时候爸爸吩咐他,“中午给它吃一捧燕麦。无论你干什么,都要留神不要让它掉队或是走失了。无论付出什么代价,我的孩子,你都要保证弗吉尼亚的小马晚上回到帐篷里来。”

贝利斯保证他会按吩咐去做。

尽管贝利斯还很年轻,可他的头发却像老年人的一样花白。他的皮肤很细嫩,很容易就被太阳灼伤,现在他的皮肤就像牛奶一样苍白。他和姐姐爱莉莎,还



有弥尔特·爱略特,跟他们一家人过了很久了。他姐姐帮妈妈做饭,洗衣服。

弥尔特与贝利斯形成鲜明的对比,他有一头拳曲的头发,爱笑。弥尔特驾驭他们家的牛车,他对吉米和托米特别好。弥尔特是妈妈的好帮手,尤其是当她身体不舒服的时候。在那些日子里,弥尔特经常给这两个小家伙找些乐子。有时他们走在他旁边,有时他们坐在牛车上,吁,驾,嗬,地吆喝着,噼噼啪啪地在宽宽的牛背上挥舞着想象的鞭子。弗吉尼亚的两个弟弟非常喜欢弥尔特·爱略特。有时她的妹妹贝蒂也会坐在男孩们身边一起驾驭牛车。她怀里抱着一个布娃娃,扮演她许多布娃娃中的一个的妈妈。弗吉尼亚通常是安安静静地在牛车里玩。

弥尔特似乎喜欢有个家,他甚至都叫妈妈"妈"了。而贝利斯和爱莉莎则从不会叫妈妈"妈",不管他们跟这一家人过了有多久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贝利斯拉住缰绳跳下马来,取下松软的灰帽:“弗吉尼亚小姐,里德先生吩咐我今天给你的小马多喂些燕麦,我想这是它不太饿的原因。”

“谢谢你,贝利斯。”弗吉尼亚抬起头来,向这个害羞的年轻人笑了笑:“我知道你在尽力照顾比利,我只是想看看它。”

“你要我把它牵过来吗,小姐?”

“不了,随它去吧。不要让我耽误了你的事。”

“好的,小姐。”贝利斯说着,上马回到牧群中去了。

弗吉尼亚深深地叹了口气,注意力又回到了比利身上。

七月中旬的阳光火辣辣的,在太阳下站了几分钟后,弗吉尼亚来到一丛柳树下乘凉。这些柳树长在一条名叫小桑迪的小河边,小河清澈见底,水流很急。一阵微风拂动柳枝,柳阴和水流的汩汩声让弗吉尼亚平静了下来。看到比利突然欢快地跳了起来,加入到牧

群中吃草去了,弗吉尼亚不由得笑了。

弗吉尼亚微笑着看着比利吃草,思绪转到了以后的旅程。

小桑迪成了旅行车队翻越落基山脉后的一个主要的宿营地,靠毛皮牟利的猎户和过往商人也经常在这里歇脚。弗吉尼亚听说有一个叫吉姆·布里杰的人在小桑迪西南方约 100 英里处建了一个宿营地。

离开这里之后,她家和另外几家的牛车将一起上路,赶往布里奇先生的宿营地。在那里,一个叫兰斯福德·黑斯廷斯的人将指引他们,沿着他发现的新路径到达加利福尼亚。其余的车队还是走霍尔堡路去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。

这条新发现的路被叫做黑斯廷斯捷径,据说这条路将缩短好几百英里的路程。弗吉尼亚为父亲选择了这条捷径感到欣慰。少几个星期的跋涉将对比利大有好处。

可怜的比利 谁能想象三个月之前,在四月中旬,当他们从伊利诺斯的家里出发时,它还是那么强健。开始时,她每天都骑在比利背上。通常她都是一个人骑马,有时也跟爸爸一起骑。爸爸总是骑在他那令人骄傲的灰色的赛马格劳斯身上,走在前面打探适合宿营的地方。弗吉尼亚有时也骑着比利跟爸爸一起探路,有时她也跟其他的女孩子坐在车队里。但其他的女孩很少骑马,她们也没有自己的小马驹。

路上一直有人在议论,说她会被宠坏的,会变得固执任性,这不利于她成长为一个小姐。但爸爸对他们的话置若罔闻,他甚至还让她骑着马跟他一起捕猎野牛。天哪,那可是冒险 驰骋在这些长着粗毛的野牛身边,它们的蹄声震动着大地。这对弗吉尼亚是最刺激最惊险的。她紧跟着爸爸,当然,她没有猎枪。

现在比利太瘦弱了,不能再骑了。她想,有人会认为这是她应得的报应。她简直不敢相信,它怎么瘦得

这么快。几个星期前,一队回到拉勒米堡的苏族人还想让她把比利卖给他们呢。他们同意让她从他们的坐骑中挑一匹马换走比利,或是给她一件牛皮袍子,或是一双漂亮的镶了珠子的软皮平底鞋,甚至还有一件镶有黄铜扣子的旧军大衣。

她骑在比利背上,笑着摇头拒绝了他们的每一个提议。她从未感到过害怕,而是觉得这很有趣。父亲过来了,皱着眉头,叫她坐到牛车里去。他叫贝利斯把马牵走,然后告诉那些印第安人这匹小马不卖。

住在城堡的人说那些印第安人很友善,但妈妈不信。

最后,弗吉尼亚在牛车里用一只小型望远镜把他们给吓跑了。

弗吉尼亚想看看这支印第安人的队伍拉得有多远,她从牛车棚上把爸爸的望远镜取下来。她取镜片时发出的咔嚓声把这些印第安人吓了一跳,他们掉转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马头,撒腿就跑。

爸爸说他们肯定以为这是拉开枪栓的声音。

妈妈说她不在乎他们怎么想,她在乎的是他们终于走了。

弗吉尼亚笑着告诉妈妈不要担心,她可以用一个小型望远镜打败整个苏族人。

一声‘弗吉尼亚’把她吓了一跳,将她从回忆中带回到现实中来。她转过身子,长裙在她腿上窸窸窣窣地响。

“林娜·唐纳,你偷偷摸摸走过来,把我吓了个半死。”她口气颇为不悦。

林娜咧了咧嘴:“对不起,”她说:“刚才我看见你走过帐篷,我就知道你要来看比利。我赶忙把自己的活干完,伊利莎只得把剩下的活干完了。”林娜的嘴咧得更大了:“我答应今天晚上帮她洗碗的。”

弗吉尼亚向她的朋友笑了笑。两个姑娘都是

岁,认识好些年了。在斯普林菲尔德的时候,两家经常来往。她们感觉就像姐妹一样。弗吉尼亚也喜欢林娜的姐姐伊利莎。但伊利莎现在 14 岁了,好像一下子就成了个大姑娘。

林娜铺开裙子,坐在柳树下柔软的草地上。她抬起头看着弗吉尼亚,问道:"你是不是以为有一个印第安人溜到你身边来了?"

"才不是呢。"弗吉尼亚笑着说。她挨着林娜坐下,双手抱膝,下巴顶在膝盖上,凝望着辽阔的草原:"现在让我觉得害怕的不再是印第安人了。"

"我知道,"林娜说,"我知道你是多么担心比利。你觉得它能恢复吗?"

弗吉尼亚感到眼泪在眼眶里打转,但她忍住了就要流下来的眼泪:"我不知道。"她说道。

"听说这条新路要近一些,"林娜说,"这对比利会有好处。"

“应该是这样。”弗吉尼亚说。

林娜的眼光黯淡下来了,就好像有一片阴影遮住了她的双眼“我只是希望妈妈不要那么担心。”她说。

“我知道。”弗吉尼亚知道汤姆逊伯母——她这样叫林娜的继母——从一开始就反对走这一条路。

“我们对这个叫黑斯廷斯的人知道多少?”汤姆逊伯母质疑道。她是一个瘦小的女人,但她的声音很响亮,而且带着一种威严“他会不会只是一个冒险家?”

“事实上,这个叫黑斯廷斯的家伙以前在这个国家旅行过。”布林先生带着他那好听的爱尔兰土腔说道。

他那好脾气的爱尔兰妻子贝姬·布林也插话了:“我们都知道他写了一本旅行的书,书名叫《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移民指南》。我亲眼见过我们这个帐篷里就有人有这本书。”

“这只意味着他知道怎么写书。”汤姆逊伯母说道。

爸爸试图缓解汤姆逊伯母的忧虑,指出这可以缩

短好几百英里的路程。但是丹巴先生说除了路程的长短之外,他们还应该考虑其他因素,也许一只乌鸦可以轻易飞过这条路,但他们的车马未必能通过。

唐纳家的朋友桑顿先生也反对走捷径:“我坚持走老路,”他说;“但如果你们想要试试,我希望你们成功。”

他们讨论了这个问题的细枝末节。自从他们听说有这条新路存在以来,它就成了大家谈论的中心话题。有一些人,比如说爸爸、乔治·唐纳伯伯和林娜的叔叔雅科布决定走这条捷径。但大部分人,包括桑顿先生一家和丹巴先生一家,还是走原来的霍尔堡路。

“我想我们会在布里杰堡碰上其他的车队,”林娜打断了弗吉尼亚的思绪,说道;“也许我们会结交一些新朋友。”

“也许吧。”弗吉尼亚说道。她对新朋友不感兴趣,她惟一感兴趣的是比利是否能走这一条新路。

她们又陷入了沉默。一阵微风吹动柳枝,弗吉尼亚取下帽子,把她长长的棕发从脖子上拨开,让自己凉快凉快。

“还记得我们刚出发的时候吗?”林娜又打破了沉默,“那时候走在一起的只有你们家、我们家和雅科布叔叔家。你外婆那时候还健在。”她笑着说,“还记得她讲的故事吗?我记得她说过,在从斯普林菲尔德到加利福尼亚的路上,每一棵树后,每一片丛林里,都藏着一个野印第安人。谢天谢地,我们一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。”

“还好,没遇到什么麻烦。”弗吉尼亚说道。外婆讲的故事让她觉得好笑。她们那时候是多么兴奋啊!她们坐在新车里,赶着新买来的牛,满怀着期待,开始了一段伟大的旅程。

爸爸设计了最大最华丽的车供他们在路上住。弗吉尼亚把这辆车命名为皇家车,声称它可以供皇家用。

虽然她尽量不表露出来,但她还是禁不住为它感到骄傲,因为没有一辆车像它这么大,这么豪华。

他们另外还有两辆车装其他物品“皇家车”的设计纯粹是用来住人的。爸爸特意从旁边设计了一道门,这样他们就不用从两头上下车了。车轮上面的板子很宽,而且从车头到车尾都有那么宽的板子,他们可以把它当成他们的第二层床铺。在床板下面,大包小包装的都是他们的衣服,包上写着各自的名字,他们的书和孩子们的玩具也打包放在床下。

座位下装有弹簧,坐在上面很舒服。妈妈说有时候她都忘了这是在做一次艰苦的旅行。车上还装了一个铁制的火炉,烟囱从牛车的帆布顶上伸出。

他们还为凯伊斯外婆铺了一张羽绒床。但外婆在五月二十九号那天去世了,那天他们在堪萨斯州境内的大布卢河边宿营。他们把她埋葬在一棵枝繁叶茂的橡树下。

弗吉尼亚叹了一口气,泪眼蒙眬。

“怎么了?”林娜靠过来,双眼充满了关怀。

“啊,”弗吉尼亚把眼泪挤回去了,“我只是想到了凯伊斯外婆。我很高兴我们是一家人一块儿行动的,林娜。”

“我也是,”林娜说,“我只是希望妈妈不要那么担心。”

弗吉尼亚点了点头。汤姆逊伯母是林娜和伊利莎的继母,三个小妹妹是她们的父亲和汤姆逊伯母结婚后生的孩子。而在弗吉尼亚家,爸爸是她的继父,贝蒂和两个弟弟是 11 年前妈妈和他结婚后生的孩子。有时候弗吉尼亚也会想到她的亲生父亲,他死的时候她还很小,但同时,除了詹姆斯·里德,她也不可能想象别人做她的父亲会是什么样子。就像她热爱她的继父,把他当做亲生父亲一样,她知道林娜也热爱汤姆逊伯母,并把她当做亲生母亲。林娜为汤姆逊伯母对这条

新路的恐惧而担忧,这是很自然的。

“弗吉尼亚,”林娜碰了碰她的手臂“,我得回去了,我答应妈妈过一会儿就回去。”她顿了顿,又说道“:你有爱莉莎帮你干活,真好。”

“我也有杂事要做。”弗吉尼亚反驳道。

林娜笑了“:我知道,小傻瓜。”她说道。她的声音突然轻松了,好像在那一刻她突然抛开了所有的恐惧。“来,我们比赛,看谁先回到帐篷。”

她们在桑顿家的车旁分手,笑着,有些喘不过气。

“你晚饭后能过来吗?”林娜问道。

“我试试看吧。”弗吉尼亚说。这场赛跑让她打起了精神,她现在不那么为比利担心了。新的那条路将把路程缩短好几百英里。走这条新路的话,比利会挺到加利福尼亚的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